

A dynamic illustration of two men in a combat scene. The man on top, wearing an orange robe with red patterns, is in a crouched position, holding a sword. The man on the bottom, wearing a blue robe and green pants, is also in a crouched position, holding a sword. The background is a mix of blue, purple, and yellow, suggesting a dramatic sky or battlefield. The overall style is reminiscent of traditional Chinese ink wash painting with bold colors.

魂断江湖

钱墨著

上

内 容 提 要

少侠西门铁砚初步江湖之时，适逢玉骨教重现江湖之日，返乡途中，屡遭陷阱……采茶村姑，原是勾魂厉鬼；摘桑少女，竟是索命无常。山村野店，刀光剑影，受尽磨难；家中茅舍，装神弄鬼，又遭戏弄。

避祸匿名三十年的东海琴翁秦无弦，在与四个古怪老人一场震烁古今的琴、剑、棋惨烈比试中，身受重伤，临终前将秘笈当众化为灰烬，暗将“无弦神曲”授予西门铁砚。被古怪老人打得九死一生的少侠，被“四恶兽”倾力相救，经神蟒驱毒，灵蛇续骨后，重新脱胎换骨。西门铁砚在无意中洞悉“无弦而成曲”之精义，练成太阳神功。尔后，他又被隐居老侠牛得草劫持，因其忠肝义胆，宅心仁厚，深为老侠喜爱，终获老侠遗赠的太阴玄功。

万兽谷一场人兽大混战中，正派各门弟子几乎全军覆灭，葬身兽腹，西门铁砚因为“天台四兽”辩诬，亦被斥为邪魔外道的帮凶，使之百口难辩。

杭州钟府，正邪齐聚，龙蛇混杂。少侠及师父钟无笔被群英寻衅问罪，局势一触即发。三十年前，老一辈英杰恩怨纷争，谁正谁邪，往事涟漪，撼人心弦，情系江湖；三十年后，新一代侠义情爱纠结，孰善孰恶，变故迭起，催人泪下。

全书总体构置恢宏，情节布局跌宕起伏，加之人物刻画鲜明，语言诙谐，风趣，因之可读性极强，确是残墨先生奉献给广大武侠小说喜爱者的又一成功力作。

目 录

第 一 章	春宵暮影飞孤雁 翠袖红衫舞画眉	... (1)
第 二 章	侬为恶兽吾是鬼 世间何耳尽幽灵	... (86)
第 三 章	无弦曲尽悲沧海 梦醒歌绝哭玉龙	... (174)



第一章

春宵暮影飞孤雁 翠袖红衫舞画眉

向晚时分。

残阳如血，落霞胜火。

胭脂般的霞光，穿透鳞片般的浮云喷洒下来，与涧谷中升起的袅袅岚烟交相辉映，给大地披上了一层五彩斑斓的纱衣。如梦如幻的霞辉云影中，座座挺拔峭立的青峰，如同初试新妆的瑶池仙子，微含娇羞，向人间炫耀着她们那清丽娟秀美绝人寰的姿容。

长空中，雁鹅排着整齐的长阵，抖翅摇翎，甩下一串串清脆的欢鸣。

竹林间，画眉鸟浅吟低唱，用它那宛转柔媚的歌喉，向爱侣倾诉着心中的柔情。

山坡上，骑在牛背上的牧童吹奏起竹笛，悠扬悦耳的笛音，挽着叮叮咚咚的小溪，淙淙流淌。

涧谷里，荷锄而归的农夫，高歌着古老的谣曲，粗犷奔放的曲调，飘荡着丰收在望的喜悦……

正是江南暮春时节，浙南北雁荡山中，柳绿桃红，草长莺飞，好一派如诗如画的醉人景象。

哒……

一阵疾风骤雨般的蹄声，叩响了北雁荡山东麓蜿蜒的山道。蹄声响过，但见暮霭残烟中，一团赤焰般的红云，自云空中飘降下来，在山谷间的丛林中起落沉浮，自西而东，翻卷飞驰。眨眼间，便已飘至茶木岭山腰。

几个采茶而归的村姑，身背竹篓，叽叽咯咯地笑闹着，似闹春的喜鹊，从岭腰的茶林中钻出，陡见一团红云翻滚而至，霎时惊得呆了。尚未醒过神来，一匹红鬃烈马翻蹄亮掌，疾撞过来。山道狭窄，坡陡路滑，无处躲避，吓得那几个村姑，个个花容失色，齐声惊呼。

眼见便要马踏芳魂，再想收缰勒马已恐不及。紧急中，那骑手猛地提缰，双腿夹紧，两脚用力一磕马镫，轻啸一声：“起！”红鬃烈马仰天长嘶，纵蹄一跃，呼地一声，竟从那几个村姑头顶飞了过去。

跃过村姑，骑手才勒住坐骑，翻身跳将下来。转身走到采茶女们面前，抱拳笑道：

“几位姐姐，在下忙于赶路，一时不慎，险些冲撞了姐姐，还望见谅，在下这厢赔礼了！”

说罢躬身拜了下去。

村姑们惊魂稍定，仔细打量那人那马。只见那马极是

神骏，四腿修长，身腰肥壮，耳若削竹，眼赛铜铃，通身红如锦缎，无一根杂毛。看样子，那马已跑了很长的路，汗水已湿透全身。浙南一带农家，种的都是水田，耕作用的全是水牛，无人养马。偶尔有骑马客商经过，所见的也不过是比驴子大不了许多的川马。似这等高大的北方龙驹，平生尚从没见过。故村姑们一见到这赤焰般的烈马，无不感到惊奇。

更使村姑们感到吃惊的还是马的主人。只见他年方三十来岁模样，身躯高大粗壮，迎面一立，便好似平地陡然耸起一座青峰，将身后的茶木岭都遮挡住了。他身着玄色衣裤，外罩蓝衫，腰束古铜色搭包，膝上打着鱼鳞片裹腿，脚蹬一双小船也似的芒鞋，头戴一顶浙南山区常见的青竹笠。笠沿下，方方正正一张国字脸，虬髯倒卷，又浓又密。黝黑似铁的脸膛，在落照的余辉中闪着亮光。一对铁帚似的粗眉下，虎目精光暴闪，神态威猛至极。

这样一条威猛雄壮的汉子，再配上那匹北方神驹，果真是人如虎。马如龙，令人赞叹。

然而，那几个采茶村姑，一见到那汉子的威猛模样，由不得芳心狂跳，脸挂惧色。她们自幼生长于山野荒村，几曾见过这般高大雄伟的男人？猜想此人定是评话中所讲的那些杀人不眨眼的江洋大盗，或是啸聚山林的山大王。如今偏偏被她们撞上，顿叫她们魂飞天外，禁不住转身欲逃。

那大汉见几个村姑吓得如见鬼魅，忍不住噗哧一笑，说道：

“几位大姐莫怕，在下绝非歹人。”

村姑们听那大汉讲的虽是苏杭官话，却是纯正的浙南雁荡山当地口音，顿时止住脚步，回转身，好奇地打量着那汉子。一个胆子大些的胖姑娘，按住心神，试探着问道：

“依是……啥人？”

大汉谦恭答道：

“在下复姓西门，名叫铁砚。”

“依不是北方佬呀？”

大汉呵呵笑道：“在下土生土长，雁荡山紫云峰下东海边鲨鱼角村人氏，与几位大姐还是同乡哩。”

听他如此之说，村姑们这才把心放了下来。乡人相遇，顿有亲近之感。一个年纪稍大些的姑娘问道：

“冒失鬼，依撞见鬼咯？这般毛手毛脚，险些将我们姐妹踏倒，唬死人哟。”

西门铁砚忙赔礼道：“大姐，兄弟家中确有急事，匆匆赶路，多有冲撞，还望几位姐姐莫怪。”

胖村姑插口问道：

“啥子急事？你家娘子要生小毛头了么？”

西门铁砚摇了摇头道：“在下家中只有老父老母，尚未娶妻。”

年纪大些的姑娘问道：

“怎么，依这般大年纪，还未娶娘子哦？”

西门铁砚故意叹了口气道：“大姐不知，兄弟家贫，又长得这般丑陋，有哪家妹子肯嫁与我这蠢汉？”

胖姑娘眼珠一转，嘻地一笑道：

“依莫心死哦?! 依想小娘，我与你做月佬好哦?”

西门铁砚装作满心欢喜的模样，问道：

“多谢大姐美意，不知大姐说的是哪家妹子?”

胖姑娘打量了西门铁砚一番，挤了挤眼道：“驴配磨，米配箩，依这般威风，要娶的娘子也该粗壮些。”

西门铁砚道：“那倒没有什么，只要能生娃儿便好。”

胖姑娘笑道：“你放心好咯，我说的小娘，虽然肥了些，身子黑了些，耳朵大了些，嘴巴长了些，却是最能生崽儿，包依娶回家去，一年给依生十几只小毛头。”说罢，格格大笑起来。

几个村姑也忍不住笑得前仰后合。

西门铁砚知道胖姑娘所说的是猪猡，心中并不恼怒，呵呵笑道：“那般美妙的小娘，在下可消受不起。”

胖姑娘止住笑，问道：

“依不中意?”

西门铁砚道：“在下中意的倒有一个，只是不知人家是否看得中我这蠢汉?”

“哪一个，依说说看。”

西门铁砚道：“大姐这般肥肥胖胖，与在下倒很般配。若大姐不嫌在下丑陋，在下倒欢喜得紧。”

村姑们初时一怔，随即格格大笑起来。年纪大些的女子笑道：

“肥妹，那蠢佬看中你哦。”

几个村姑叽叽喳喳拥上前来，推搡着胖姑娘，笑闹道：

“好咯，肥姐，这位大哥好英武，他中意依，依好福

气哟。”

“郎材女貌，正是一对儿。”

“快拜堂，快拜堂，我们还等着抱小毛头哩。”

几个村姑将那胖姑娘朝西门铁砚推搡过来，胖姑娘身子一歪，脚下一滑，朝西门铁砚怀中倒去。西门铁砚慌忙伸手去扶，触手处只觉软绵绵的，无意中却按到了胖姑娘胸前的两座玉山。胖姑娘哎呀大叫一声，吓得西门铁砚急忙缩手，胖姑娘顺势往地上一坐，破口骂道：

“赤佬，猪猡，依欺侮老娘，要死哦？……”

骂罢，双手拍着腿儿，放声悲啼起来。

西门铁砚天性豪放，不拘小节，此次归乡途中，偶遇这几个家乡村姑，倍感亲切。他与她们斗口取笑，只不过是一时高兴，却绝无轻薄之意。不料，无意中却碰到了女孩儿家的隐秘之处，顿时使他尴尬万分，只觉面红耳赤，不知如何是好。怔了一下，才上前抱拳说道：

“大姐，在下一时不慎，才碰到大姐这……个……嗯，在下绝无歹意，还望大姐……多多见谅。”

胖姑娘止住悲啼，狠狠瞪了西门铁砚一眼，呸地啐了一口说道：

“赤佬，依占了老娘便宜，赔个话儿便想了账，老娘岂能与你甘休？”

“这个……大姐还想怎样？”

“哼，依斩下两只烂污爪儿来赔我！”

西门铁砚一怔，苦笑了笑道：“大姐，在下只有这一双手，斩下给你，日后吃饭穿衣，便有些不够方便，还是

原
书
缺
页

原
书
缺
页

原
书
缺
页

原
书
缺
页

点儿力气也无。莫说是再想将西门铁砚刺死，便是再想把刀抽回也不可能。

众人正在不明所以，茫然失措之际，忽听有人吟道：

杜宇声声唤客愁，
故园何处此登楼。
落花飞絮成春梦，
剩水残山异昔游。
歌扇多情明月在，
舞衣无意彩云收。
东皇去后韶华尽，
老圃寒香别有秋。
四十无闻懒慢身，
放情丘壑任天真。
悠悠往事怀中物，
赫赫时名扇外尘。
短策看云松寺晚，
疏帘听雨草堂春。
山花水鸟皆知己，
百遍相过不厌贫。

歌罢，但闻一阵踢踢踏踏脚步声响，众人循声望去，只见身后三两丈处，一人踉跄而来，转眼间已至近前。西门铁砚凝神细看，见来人身材瘦如枯竹，着一件破旧蓝衫，衫襟和衣袖上钉着五颜六色的补钉，腰束一根百结绦，赤

脚趿着一双草鞋。虽已是暮春，天气渐暖，他头上却仍扣着一顶土黄色破毡帽儿。他脖子细长，顶着一个苦瓜也似的脑袋，一张皮骨塌陷的刀条脸，肤色蜡黄。眉目倒也清秀，只是有些比例失调，唇边嵌着几根稀稀拉拉的老鼠须，模样甚为古怪。他右手捧着一卷纸页发黄的古书，左手提着个偌大的已被汗水浸得紫光锃亮的酒葫芦，走一步，看一眼书，吟一句诗，再喝一口酒，身子摇摇晃晃，脚步飘浮，深一脚浅一脚地捱将上来。

西门铁砚暗自揣度，来人形似乞丐，但从穿着打扮和略带几分斯文的模样上看，他似乎又是个乡村间塾馆中的寒酸先生。

那寒儒来至近前，微睁醉眼，扫了西门铁砚等人一下，惊呼一声道：

“唔呀，日暮黄昏，归鸦噪晚，尔等孤男数女，不早归家膳食，在此做何把戏？”

说话间，一眼望见西门铁砚胸前插入的短刀和斑斑血迹，登时吓得神色陡变，大叫一声：

“唔呀，强盗杀人啦，强盗杀人啦……”

声音尖细沙哑，有如幽谷鬼嚎。喊叫着，抱头欲逃。

西门铁砚忙呼叫道：

“先生慢走！”

那寒儒扑通跪在地上，双手抱头，全身颤抖，连声叫道：

“天王爷爷……饶命……”

西门铁砚暗自好笑，和声道：“先生莫慌，在下并非

是山大王，亦非杀人劫货的强盗。先生快快请起。”

那寒儒似乎已被吓坏了，哪里肯起，仍磕头如鸡啄米般地连声哀求。那名叫茶花年纪大些的村姑走上前，伸手将他拉起，说道：

“先生，依怎地这般胆小，岂不有辱斯文？”

听到有如斯文这几个字，那先生精神一振，抖了抖衫襟，将书揣入怀中，酒葫芦挂在腰上，这才将拳一抱，躬身对茶花说道：

“唔呀，小娘子教训得是，想吾堂堂圣人门徒，为人师表，焉能在盗贼面前曲膝叩拜？当真是斯文扫地，有辱先贤，羞乎？愧乎？”

村姑们见他开口便是“唔呀”，却又咬文嚼字，模样颇为滑稽，均忍不住掩口哧哧窃笑起来。

那先生却毫不以为意，对村姑们道：“诸位大姐且莫见笑，余虽一介寒儒，手无缚鸡之力，却幼习圣贤之书，颇晓大义。今途遇强徒，欺凌弱女，岂肯等闲视之？事不关己，高高挂起，乃无知之辈所为，为吾辈鄙之，耻之。吾当以三尺微躯，为尔等力挡强徒，不惜血染林泉，黄沙埋骨矣。”说罢，转过身来，抖擞精神，用鸡爪般的手指一指西门铁砚，醉眼一瞪，厉声喝道：

“啾！大胆强徒，青天白日，朗朗乾坤，尔持刀行劫，欺凌村女，是何道理，速从实招来！”

西门铁砚苦笑道：“先生，在下千真万确，绝非强盗。”

“唔呀，尔还敢狡辩乎？观尔这等装束，又手持利刃，行凶杀人，不是强盗，还是圣人君子不成？”

西门铁砚摇摇头道：“先生请看仔细些，刀子并未在我手中。”

闻此之说，那先生揉了揉迷离醉眼，凝神细看，忽然拍手笑道：“唔呀，果真是吾冤枉了小哥。吾老迈昏庸，眼花目聋，一时未辨真伪，该死！该死！还望小哥谅之。”说着，冲西门铁砚躬身一揖。

西门铁砚忙道：“先生且莫多礼，不知者无罪也。在下岂能怪罪先生。”

“知之为知之，不知为不知，是知也。”那先生掉着书袋，对西门铁砚道，“小哥原是受害者，那女子才是强盗。唔呀，世风不古，女子为盗，可悲乎，可叹乎！”

西门铁砚忙道：“先生错矣，这位大姐亦非强盗。”

那先生顿时大惑不解，问道：“唔呀，此事怪矣，令吾难解。尔二人均非强梁，何以在这暮晚荒山，刀杖相见？莫非尔等有何仇怨乎？”

西门铁砚摇了摇头。

那先生皱眉想了想，忽然拍手笑道：

“唔呀，吾明白矣！”

茶花在一旁问道：

“侬明白了什么？”

那先生拍手笑道：“自古凶杀，非奸即仇。这位小哥，想必是为多情种子，薄义郎儿。尔娶了这位大姐为娘子，却又去拈花惹草，招蜂引蝶，汝家娘子妒而生酸，酸而生愤，愤而生厌，厌而生仇，仇而生凶杀之念。唔呀，妙哉！妙哉！吾这般推断，情理皆合，定然不错也。”